

396

春秋明志錄

卷之二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錄監生臣范廷驛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明志錄卷二

明熊過撰

桓公

惠公子隱公弟名軌史記一名允弒兄自立在位十

八年諡法闢土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

公即位

即就也先謁廟明繼祖也遷就阼階之位見百官以

正君臣也事畢而反凶服焉其禮如伊尹冕服奉嗣
王祇見厥祖者朱先生謂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
喪猶以爲己私服是也然柩前之位所謂即位而哭阼
階之位亦止行于廟中與正朝之禮猶有不同未受
黻冕自難以士服臨朝康王之誥曰諸侯出廟門侯
王出在應門之內應門內王之治朝而可以麻冕彤
裳臨諸侯乎王世子未受命即成爲君諸侯世子雖誓
于王君薨猶必親受命也借吉行事必待踰年故冕

服見祖太甲于元祀月朔迺行之先儒謂始喪即行
朝廟即位禮者亦考之不詳也桓繼隱而言即位穀
梁子以爲與聞乎弑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垂曹地鄭適魯之道垂之會請許田也公羊子曰易
之則其言假之何爲恭也許田魯朝宿之邑田多邑
少稱田春秋之初諸侯爲惡從而爲辭焉孔子傷其
弊曰利而巧文而不慚小人之過必文春秋著其事

見王風日趨于變且以志鄭莊之爲欺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穀梁傳曰及者內爲志焉爾程子曰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故既與許田又爲盟也杜元凱曰越近垂地名

秋大水

啖叔佐曰凡水旱皆書時者爲其久乃成災故不可書日月也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穀梁子曰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
義也公羊子曰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
父甫通男子之美稱故父名嘉字也杜氏言稱名以
罪妻出不擁蔽其面既不知傳家附會之誣又不知
君名于上臣不可字亦無緣與仇牧荀息書法異也
公穀及先儒皆以善孔父書字違經義矣趙企明曰

父孔子六世祖不敢名也春秋孔子之家史非若太史氏修于國故可諱君親一也王猛不諱而諱孔父乎何謂臨文不諱乎趙子常變其說曰天子之命大夫故不名則益疎矣劉卷非天子三公乎從胡氏

滕子來朝

元吳立夫論杞曰春秋列國杞爲難攷立四義以辯卒莫之定也滕杞等耳胡子惡其朝魯曰降而子以狄之其求經亦太深矣聖人不以一罪及人之子孫

然滕之書子嗣是迭出豈波及于其後若申韓之教乎書來朝即所以治之子之變不可攷矣以子產爭承例之殆自貶以從殺禮耳趙企明衍孫明復之說曰大國爵不過公侯小國自嫌相抗非利故杞侯以侯爵來接即有入杞之師以討不恭則謂滕自貶者深中事情矣或曰滕之子趙匡謂居喪稱子是故七月杞侯來朝不降胡子謂杞爲紀不過証滕子爲貶耳以杞爲紀則九月入杞經有明文左氏固以爲不

敬致討則非紀之誤明矣胡子求經何其臆決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稷宋地諸侯之會自參以上必言故其義胡氏備矣

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此宋之賂受之于會其義胡氏備矣

秋七月杞侯來朝

義見滕子來朝下杞妣姓公爵武王封禹後東樓公

國今開封杞縣古雍丘或謂唐侯堯後陳侯舜後獨

宋以易姓相繼微子之德特崇其爵建爲上公夫三恪之備以神明之胄耳豈私其相繼之故耶

蔡侯鄭伯會于鄧

始懼楚也楚爲中國之害于是始是時楚武王熊通始僭稱王憑陵江漢故漢東諸侯爲此會也鄧蔡地潁川召陵縣西南之鄧城趙企明謂曼姓侯國今襄陽府鄧城楚婚妯之國故二國託焉近是胡康侯曰觀諸侯會盟離合之跡而夷夏盛衰之由可攷也

九月八祀

左氏曰討不敬也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盟唐而致者桓公以得與戎盟為幸久而歸行飲至之禮危之也

三年春正月

不書王缺文也杜氏以為不頒歷劉炫規之今胡氏取為傳者是以穀梁以為桓弑君無王胡氏信之然

天下不獨桓無王也若云孔子因魯史以立王法凡天下無王者以類誅猶可也二年春與夷之弑定十三年之薛弑其君比何以不相同乎十年書王以爲正曹終生之卒五年陳侯鮑卒赴以二日謂長曆大衍步推不在一月故不得質言書王與其正猶可也十五年何以不正天王之崩十七年何以不正蔡封人之卒乎豈謂事不在正月故不書王乎春秋書王本以大一統不謂王之能王也况王月實非魯所能

私哉其後趙子常少變之然無能改也胡氏別爲之
辭然至二年書王則無以自解宋萬趙盾宋歸生之
弑而稱王矣

公會齊侯于羸

羸齊地今泰安州界內杜氏曰以國君娶夫人不由媒
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此志齊衛之合也春秋之初齊黨鄭衛黨宋會稷之

後宋鄭平矣二國固無所釋憾也故胥命者比周而相推長焉於是乎齊僖稱小伯而詩之式微黎以方伯望衛矣齊桓之糾合不待致伯而行其事則僖開之而桓習其舊也豈天下之細故哉推伯不已凌夷之勢有齊魏相王之漸陳君舉王伯厚于經爲合自公穀以爲近正而古荀卿子遂曰春秋善胥命卿之學穀梁氏之學也趙匡曰會遇亦並不盟皆是約言而退何得獨異此文且二君並非賢君又無殊異之

迹據經文直譏其無人君之禮耳則趙說亦未盡也

蒲今在大名府長垣縣界古陳留衛地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左氏杞求成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姜岌以是年七月癸亥朔無壬辰亦失閏其八月壬

辰朔去交分八食限與大衍同授時推八月壬辰朔

加時在晝食六分一十四杪先天得交分二十五刻